

叶天士医案“法天则地”思想探讨

栗林杰, 叶桦, 冯全生

(成都中医药大学, 成都 610075)

摘要: “法天则地”以天地为效法对象,本质上是一种法象思维,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纲领性思维之一,对中医学基础理论创建及临床治疗产生过重要影响。“法天则地”思想在《黄帝内经》中被应用于构建藏象理论、确立诊法和治法等方面,其实际应用主要通过“取象比类”等方法实现。叶天士在临证中取法天地规律,将天地之象与药性、治法等紧密结合而处方施治,具有重要启迪意义。文章总结了叶天士医案中与“法象天地”有关的治法,分别列举了各治法的含义及相关医案,以期对叶天士医案解读、临证思路分析及其药性治法理论研究有所裨益,同时强调说明中医独特治疗思想模式指导临床实践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法天则地; 黄帝内经; 象思维; 叶天士; 治法则则; 理论研究; 取象比类; 医案

基金资助: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No.2018YFC170410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百千万”人才工程项目(No.003109011004), 成都市科技项目(No.2016-XT00-00033-GX)

Analysis on thoughts of 'heaven as law and the earth as rule' in YE Tian-shi's medical records

LI Lin-jie, YE Hua, FENG Quan-sheng

(Chengdu University of TCM, Chengdu 610075, China)

Abstract: 'Heaven as law and the earth as rule' takes heaven and earth as the object of imitation, which is essentially a kind of image thinking. As one of the programmatic think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it has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theories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clinical treatment. This idea of 'heaven as law and the earth as rule' is used in *Huangdi Neijing* to construct the theory of visceral manifestation, establish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is mainly realized through methods such as 'taking analogies'. YE Tian-shi applied the laws of heaven and earth to clinical practices, and closely combined the laws with medicinal properties and treatment methods to prescribe and make treatments. And this mode of treatment had importan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treatment methods related to 'heaven as law and the earth as rule' in YE Tian-shi's medical records, and lists the meanings of each treatment method and related medical records, with a view to interpreting YE Tian-shi's medical records, analysis his clinical thinking, and promot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his drug treatment methods. At the same time, it 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unique therapeutic thought patter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clinic.

Key words: Heaven as law and the earth as rule; *Huangdi Neijing*; Image thinking; YE Tian-shi; Therapeutic principles and methods; Theoretical research; Image thinking; Medical records

Funding: National Key R&D Program of China (No.2018YFC1704104), TCM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Hundred-Thousand-Ten Thousand' Talents Project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o.003109011004),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of Chengdu (No.2016-XT00-00033-GX)

《素问·宝命全形论》曰:“若夫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所谓“法天则地”,“即治病要取法于天地自然规律,这是贯穿《内经》治疗学的一个主导思想”^[1]。遵循天地之道而行的思维方式在中医学奠基时代就得到广泛应用,

“法天则地”思想在构建中医学基本理论框架、指导临床实践等方面发挥着基础性和源泉性的作用。但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法天则地”价值观被忽视甚至违背,亟需引起重视^[2]。有学者认为,中医思维研究应密切关注临床实践,以中医理论与实践结合为

通信作者: 冯全生, 四川省成都市十二桥路37号成都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邮编: 610075, 电话: 028-61800219

E-mail: fengqs118@163.com

基础^[3]。基于此,本文以叶天士独特的治法理论为切入点来探讨“法天则地”思想的传承应用。

“法天则地”思想述要

1. 天地为立象尽意之大象,法象为论理人形之准则 “象”是古代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独特范畴,起源于古人对自然、社会的体验与效法^[4]。象思维形成于《易经》,对中医思维方式与思维特征有深刻影响^[5]。《周易·系辞上》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天下万事万物纷繁复杂,自然之道无形无象,为了认识其本质、掌握其规律,古代圣贤采取了“象理合一”的方法。圣人体察发现事物幽深精妙的道理之后,取常见的形象样貌来比拟说明之,所拟取的象征、形象称为“象”,“象”必定切合于特定事物的意义^[6]。因此,有“圣人立象以尽意”之说。

《庄子·则阳》言:“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肉眼所极,天地为有形之物最大者,而阴阳为事物属性最大者。天至高而无边无际,地至厚而广阔无垠,天地气交而产生世间万物,天地运动包含事物变化至理,因此天地成为古圣先贤参悟和效法对象。古人甚至认为世间万类之象包含至理之大者莫过于天地。如《周易·系辞上》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基于此,古圣先贤“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察、思辨、归纳并提炼天地之象来体道论理。通过观察天地、取法自然,古人获得对自然规律的理性认识,而按照天地规律实践的过程即是“法天则地”。“天地思维”是“法天则地”思想在当代的表述,其核心是对天地规律的取法,在历史上对阴阳和五行理论的构建产生过重要影响^[7]。“法天则地”思想在历史上影响了诸多医学流派和医家,典型者如易水学派。张元素《天地六位藏象之图》将脏腑与天地人相参,李东垣传承之并倡导升降理论,都体现了脏腑功能对天地自然之象的效法^[8]。

与“法天则地”类似的表述还有“法天地”“法则天地”等,其实质是法象思维。《素问·上古天真论》曰:“贤人者,法则天地”。《吕氏春秋·季冬纪·序意》言:“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大圜”为天,“大矩”为地,能法天地则可为民父母、执掌天下,可见“法天则地”思想还被用于治国理政方面。总之,“法天则地”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重要的纲领性思维之一,渗透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影

响了当时的医学及《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的成书,成为中医学根本性的思维方式。

2. 观乎天地为法,象类万物为径 《庄子·知北游》言:“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在古人看来,体察天地之理须“恬淡虚无”“精神内守”,不作而无为,保持平静放松的心态,不加任何主观臆断,如此则最接近天地之道。圣人贤者将体悟的天地之理应用于改造自然和处理社会事务之中,并在实践中检验所悟之理,是者留之,非者去之,此便是“法天则地”的实践过程。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法天地之理而治如此重要,那么,中医学如何法天地,其实践方法是什么?

《周易·系辞上》曰:“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天地万物变化所显现者为象,万物成形,其可用者为器,根据天地万象显示的道理而指导行动并付诸实践称为“法”。可见,法之、则之的关键在于将天地之理“制而用之”。《内经》“援物比类”“别异比类”等方法的运用,为“天地之道制而用之”在实践层面提供了路径。《素问·疏五过论》《素问·示从容论》《素问·征四失论》等篇章多次强调“比类”的重要性。基于比类,可根据天地时序之象来“效象形容”脉象,如《伤寒论·平脉法》曰:“随时动作,效象形容,春弦秋浮,冬沉夏洪”,还可据此制定治法治则。

3. 天人相应以察病机,法天则地以立治法 “法天则地”思想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有其内在的传统逻辑,与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学说有密切联系。《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灵枢·岁露论》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天地之气为人生成之源,则人的性命和健康与天地息息相关。天地日月有何变化则人体必然作出相应变化,因此养生疗疾须顺应天地气交之变,正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言:“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随时用药”“法象用药”等皆为“天人合一”基础上“法天地而应四时”的应用实例。

中医学在整体观念和天地思维的影响下,认为人体病理状态的产生与天地阴阳失衡有着类似的机理,人体病理状态可以通过观察天地、比类天地的状态而得知。《医原·人身一小天地论》言:“人禀阴

阳五行之气,以生于天地间,无处不与天地合。人之有病,犹天地阴阳之不得其宜。故欲知人,必先知天地”。中医治法治则是明辨病机之后施治的法度,可以通过比类天地、效法天地运行规律而获得,治疗之法度须应于天地。如《素问·离合真邪论》曰:“夫圣人之起度数,必应于天地”。又如《医原·百病提纲论》言:“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即感天地之气以病,亦必法天地之气以治”。

叶天士应用“法天则地”思想确立治法

叶天士临证中提及的“刚药”“柔药”等术语,是其将天地之象与药性、治法紧密结合而形成的。其治法中体现的天地属性及天地气机特点见表1。天地万物及人体皆由一气构成,叶天士认为“人身气机,合乎天地自然”^[9],“天地之气,有胜有复,人身亦然”^[9],并以天地气机的变化来比类人体病机。例如论虚劳形色消夺,以“天地大气发泄”^[9]比类;论咳嗽烦劳动阳者,认为“不得天地收藏之令”^[9];论气结上焦、上下不通,认为“如天地不交,遂若否卦之义”^[9]。又云,“人在气交,法乎天地,兼参体质施治”^[9]。其效法天地之治,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表1 天地属性及气机特点

大象	属性及气机特点
天	刚、燥、动、暴烈、逆、清、降
地	柔、润、静、柔和、顺、浊、升

1. 天阳地阴,观象立法 《周易·系辞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无能子·卷上·圣过》言:“天则刚健而动,地则柔顺而静,气之自然也”。《明道编》^[10]言:“动静者,天地之气质也”。阴阳是天地最基本的属性,刚柔、动静是古代哲学中的重要范畴,叶天士用之论药性、治则治法。药有燥润,“燥药得天气多,故能治湿;润药得地气多,故能治燥”^[11]。叶天士谓:“肝阴胃汁,枯槁殆尽,难任燥药通关。胃属阳土,宜凉宜润,肝为刚脏,宜柔宜和”^[9]。

1.1 刚燥温守法 刚燥药合用温阳固气药以祛邪逐阴、“少火生气”。叶天士言:“先伤真阴,忌用桂附之刚”,“半夏附子刚愎”^[9]。刚药如半夏、附子、桂枝、肉桂之类,“辛温香燥皆刚”^[9]。叶天士^[9]提出:“凡脾肾为柔脏,可受刚药,心肝为刚脏,可受柔药”,“饮浊弥留脘底,用药之理,远柔用刚”。刚药多燥,柔药多润。药物润燥之分,“凡体质柔软,有汁有油者,皆润;体质干脆,无汁无油者,皆燥”^[11]。叶天士治陈某,年老阳

衰、阴浊用事导致体肿又肠鸣泄泻^[9],“治法初宜刚剂”,药用人参、淡附子、淡干姜、茯苓、炒菟丝子、胡芦巴。姜附刚燥以破阴浊,参苓健固中焦,菟丝子、胡芦巴温守下焦,“阴浊不僭,阳乃复辟”则愈。治某某泄泻五十余日^[9],畏寒形倦阳虚,人参、胡芦巴、炮姜、茯苓、诃子皮、附子、罂粟壳主之。除用姜附刚燥之品外,又用胡芦巴、诃子、罂粟壳温守固涩之药,以求阴气渐消、阳气固守。本法禁忌,“阴伤不受桂附刚猛”,“肝肾真阴下亏,不敢刚药宣通”^[9]。

1.2 柔润静守法 柔润滋补药合用重坠固气药以熄风和阳、缓补阴精。“积阳为天,积阴为地”,天为阳主动,地为阴主静,柔润之药象地而味厚质浊,加用重坠固气药则有滋填静守之性。叶天士治钱某虚劳,肝肾阴火乘窍则耳前后胀,“参阳动阴静至理”,以滋填阴药佐介类重镇之药治之,熟地黄、龟板、山茱萸、五味子、茯苓、磁石、黄柏、知母、猪脊髓为丸。熟地黄、山茱萸、五味子等为柔润药,加龟板、磁石重坠之药,则可发挥镇固滋填之效。治田某不寐而心腹热灼^[9],肝肾脏液内耗,阳不交阴,“欲求阳和,须介属之咸,佐以酸收甘缓”,药用咸柔固肾之龟胶、淡菜,甘柔之熟地黄,酸柔之山茱萸、五味子、远志,佐黄柏滋阴清热、茯苓宁心安神,潜阳入阴则安寐。

1.3 刚燥温通法 辛温刚燥药合用理气利水药以治浊阴弥漫。叶天士言:“惟刚药可以宣阳驱浊”。治谢某肿胀^[9],阳伤而腑气不通,阴浊蒙闭胃脘,肠中气滞,“若非辛雄刚剂,何以直突重围”,炮川乌、生淡附子、淡干姜、淡吴茱萸、小茴香、川楝子、猪胆汁主之。本案辛雄刚燥之药直破脘腹浊阴凝寒,佐川楝子行气散结。治汪某臌胀^[9],积劳伤阳,浊阴起于少腹而侵中宫,“欲驱阴浊,急急通阳”,用干姜、附子刚燥破阴兼温阳气,猪苓、泽泻、椒目利水祛湿。

1.4 柔润通利法 柔润滋补药合用行气消积药或活血利水药以治虚损怫郁。淋浊张案^[9],脏气虚而腑气不通,溺有血块,先治之以理气通瘀泄浊,痛胀减后继续消其凝块,“阴药呆钝,桂附劫液,通阳柔剂为宜”,用枸杞子、肉苁蓉、柏子仁、炒远志、当归柔润之品滋肝肾,小茴香、茯苓辛甘淡通利渗泄之品通阳,滋阴通腑而不滞塞。呕吐曹案^[9],痛呕两年不愈,肝厥犯胃,肝肾虚而奇经诸脉交伤,“议温通柔润剂”,枸杞子、肉苁蓉、当归、沙苑子柔润而补下焦肝肾,肉桂、茯苓辛温甘淡通利,此为“温通柔润之补”。胁痛汪案^[9],经治后痛止,唯余便难,“液耗风

动为秘”,药用桃仁、柏子仁、火麻仁、郁李仁、松子仁,皆为柔润含油种仁,可滋液润肠通便;又加当归柔润活血通便,佐红花活血通络兼顾胁痛余邪,肝肾液耗又有血络瘀痹可法此案。

2. 天暴地柔,治有缓急 《明道编》^[10]言:天是“轻清者外运而动健”,地是“重浊者中凝而静顺”,“天者纯阳,故至健而动”,“地者纯阴,故至顺而静”。天地有暴烈、柔顺之象,疾病有标本缓急之分,病暴急者用重药急治之,病静顺者用和药缓治之。

2.1 暴逆直折法 对病势迅猛的病证用药截断扭转、直折其势。《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暴气象雷,逆气象阳”。人体之象与天地相类比,天地间有雷电暴烈迅疾之象,则人体以发展迅猛的病象相对应,应以暴治暴。叶天士用此法治虫证,“若虫势骤急者,当用攻逐之剂,如黑丑槟榔大黄胡粉山棱莪术之类”^[9]。治癫痫,用承气汤和白虎汤“直折阳明之火”,用生铁落饮“重制肝胆之邪”^[9]。癫痫叶案^[9],五志阳升、神志不清、彻夜不寐,属“风阳阳亢”,“先以极苦之药,冀其亢阳潜降”,药用龙胆草、栀子、芦荟、青黛、木通等大苦大寒药直折暴逆亢阳之势。又如痘证,“若里热甚重,煎灼脂液,苟非苦寒下夺,佐以升表,不能用也”^[9]。

2.2 柔顺缓调法 对病势和缓、病程较长的病证用药缓治之。地属坤,《周易·坤卦》曰:“坤至柔”“坤其道顺”。地有柔和承顺之象,病有静缓平和之态势以应之,应以缓治缓。叶天士治夏某肿胀^[9],脾胃受伤为本又兼夹湿热,其胀势缓,多次调方,后以朱丹溪小温中丸缓治之而愈。治程某产后冲脉为病、带下痼聚^[9],病期已长,体虚兼瘀而病静,无剧烈症状,药用生地黄、生姜、牡丹皮、琥珀末甘寒辛苦之品调气活血,法在“益体攻病”“缓治为宜”。本法以“病来非暴,攻之由渐”^[9]为主旨。

3. 天清地浊,气味殊用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清阳为天,浊阴为地”。《明道编》^[10]言:“气之轻而清者为天,轻清上浮”,“气之重而浊者为地,重浊下坠”。叶天士言药有“气清”者,有“浊药”者,对应于天清地浊之象,据此确立治法方药。

3.1 清药通阳法 运用清药治疗寒湿痰饮等导致的阳气不运。清药非清热药,指味薄质轻而气辛香或气清之药,如佩兰、藿香、桂枝、茯苓、薏苡仁等。《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天气清净光明者也”。天有天清气明之象,药有气质清疏之品以应之。叶天士常用清药通郁结、散浊阴。治脾瘕口甘证^[9],脾真命火蒸腐失常则肥甘之疾显现,口舌腻而脘痞,用

《内经》兰草汤,兰草“其味辛,足以散结,其气清,足以化浊”,可通阳利水而除陈解郁。王某喘咳背冷^[9],“饮浊上泛,缘体中阳气少振”,宜进清药以通阳治饮,药用茯苓、桂枝、半夏、姜汁、薏苡仁、炙甘草。此法甘淡辛通、温运阳气,主治“阴浊内凝,乃阳气积衰”^[9]等证。

3.2 浊药填阴法 运用浊药清热养营、滋填阴精之法。浊药即味厚质重、滋填补益之药。“浊阴为地”,地处下而厚重,象人体下焦,药中亦有体重质浊之品,通过“同气相求,同声相应”之理,可填补下焦。叶天士提出浊药轻服、轻投之法,以滋肾填阴。治凌某肝风证^[9],属“肾液不营,肝风乃张”,“当宗河间浊药轻服”,药用熟地黄、咸苁蓉、炒枸杞子、麦冬、云茯苓、川石斛、生沙苑子、石菖蒲、远志,全方质重味厚,遵“精不足者,补之以味”而用药。治席某阴虚邪伏之温热证^[9],“温邪久伏少阴”,上焦有热而下焦阴分不足,为防滋腻,故浊药轻投,药用熟地炭、茯苓、淡苁蓉、远志炭、川石斛、五味子,全方味厚气轻,融咸酸甘味厚质重之药于一炉,可滋填真阴,缓消热蒸烦躁。本法以“质厚填阴”^[9],“味厚质重之药,壮水制阳,填阴镇逆”^[9]为基本原则,应用时需注意调护脾胃,以防“滋腻酸浊之药,下焦未得其益,脘中先已受戕”^[9]。

4. 天降地升,形气互化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医原·人身一小天地论》言:“凡有气,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地气不上腾,则天气不下降,天气降而至于地,地中生物,皆天气也”。天气降地气升为天地气交之象,天气降以充形实地,地气升以化气布天。

4.1 降气充形法 气味俱厚补益药合用降气收敛药以填精益气、充养形体。《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补益药中气味厚者可温形补精。药味酸苦咸、药性寒凉者,多收敛降气。补而敛降可固本培元。“酸甘化阴”为降气充形法典型代表。肝风席案^[9],肝阳直上巅顶,阳明脉衰而得痿证,气愈伤则阳愈动,用桑叶、地骨皮、天花粉清降肺胃之气,兼泻肝热,人参、黄芪、炙甘草、麦冬、当归补气生津,又可充形填精,阳明脉盛则可束骨而利机关。疮疡张案^[9],肝胃不和,热则久疮不愈,呕则气逆于上,用桑叶、杏仁、郁金清热降火兼引气下行,佩兰调肝理气而醒脾开胃,何首乌、黑芝麻、茯苓、薏苡仁养肝肾健脾,充实形体加速疮口愈合。

4.2 升清化气法 理气升阳药合用辛香健脾药以治“木郁土湿水寒”导致的清气不升、湿郁浊泛。清阳为轻清上升之阳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

“清阳出上窍”“清阳发腠理”“清阳实四肢”。清阳可通上窍,温养肌肤及四肢百骸。若肝气郁结、脾湿不运或肾寒水泛则浊阴凝聚而清阳不升。某人瘕证^[9],“是浊阴气聚成瘕”,右胁攻痛作胀时发时止为肝郁气结、络脉为病,用当归补肝之体,小茴香疏肝理气止痛,肉桂除积冷、通血脉兼温阳破阴,青葱管理气而通络脉,全方辛温升散、化气散浊。呕吐吴案^[9],“缘阳气微弱,浊阴类聚”,用草果、厚朴一辛一苦破浊消阴,陈皮、茯苓健脾和胃止呕,用藿香、丁香、砂仁、荜茇辛香发散之药,可助脾升清、温化湿浊。胸痹蒲案^[9],“中阳困顿浊阴凝沍”“胸脘清阳不运”,用薤白通阳散浊、辛温行气,半夏、茯苓合干姜、桂枝燥湿化浊兼温运脾阳,全方温通阳气,化浊升清。

5. 飞行地走,其用各别 《周易·乾卦》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叶天士云:“考仲景于劳伤血痹诸法,其通络方法,每取虫蚁迅速飞走诸灵,俾飞者升,走者降,血无凝着”^[9]。虫类药飞天者亲上而性善升散宣通,地行者亲下而性善沉降搜邪。

5.1 飞虫宣通法 制方时应用飞行类虫药以宣通上焦、体表、清窍或祛除浮结之邪。虫类药多咸寒沉降走血,但飞虫类又善祛在表在上之邪。如黄元御谓:“虻虫苦寒,专破浮结之血”^[12]。疮疡王案^[9],久疮卫阳不足,客邪混处气血,“议升举一法,气壮斯风湿尽驱”,药用人参、生黄芪、川芎、当归、防风、僵蚕、蝉蜕、炙甘草、生姜、大枣。蝉为飞虫,蝉蜕质轻气清味薄,主走上走表而宣通上焦。“荆防蝉壳升提”^[9],风热在表、皮肤疮疡、清窍不利等当用蝉蜕。僵蚕又称天虫,“浮而升,阳中之阳也”(《本草择要纲目·平性药品》),走上而宣通外邪,又可化痰散结。疮疡汪案^[9],风热病久未解,当和血驱风,药用当归、赤芍、川芎、制僵蚕、夏枯草花、牛蒡子。病久邪入络脉,故加制僵蚕宣散络中风热之邪。

5.2 地虫搜络法 制方时应用地行类虫药以沉降入里活血、走血通络搜邪。痹证某某案^[9],“邪留经络,须以搜剔动药”,用川乌、全蝎、地龙、穿山

甲、大黑豆皮。全蝎、地龙、穿山甲皆为地行者,亲下而深入血分,性善走窜而搜剔络中之邪,川乌善治冷风顽痹,大黑豆皮平补肝肾。胃脘痛秦案^[9],病久致络中气血痹塞,宜缓逐其瘀,蛭螂虫、土鳖虫、五灵脂、桃仁、桂枝、蜀漆,用韭根捣汁为丸。蛭螂虫、土鳖虫咸寒沉降入血分攻邪;蜀漆,张仲景云洗去腥,可知其气类似鳞介飞走之虫药,善于破血、消痰;诸活血药配伍桂枝,取法桂枝茯苓丸缓消其瘀。

小结

“法天则地”思想是先民在各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根据天地变化的规律体察药性、选择治法是中医学独特的思维方法,对临床有极大指导意义,我们需要从思维根源上坚定其治疗思想模式^[2]。在理论研究及临床工作中,通过追溯“法天则地”思想源流、实践路径,把握其背后的天地意象及应用思维方式,可深化对中医认知模式的理解。研读叶天士医案可发现,“法天则地”思想在分析病机、药性,确立治法、方药等方面都有体现,叶天士提供了中医思维方法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的有益范式,极具启迪意义。由于天地自然的复杂性,以及法象思维本身的复杂性,对“法天则地”思想的临床应用,以及其中医学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还需深入认识和研究。

参考文献

- [1] 王洪图.内经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194
- [2] 徐胤聪.基于思维方法初探《黄帝内经》法天则地治疗思想形成模式.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34(3):881-883
- [3] 程伟,张兴博.“象思维”之惑——关于象思维与中医学的笔记.医学与哲学,2019,40(20):75-76,81
- [4] 张绍时.先秦“象”范畴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9
- [5] 夏淑洁,林雪娟,李灿东,等.中医思维方式与特征的文献研究.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4):2034-2037
- [6]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85
- [7] 尹怡,蔡超产.天地思维与阴阳五行.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34(7):2886-2889
- [8] 魏顺,梁润英.以《天地六位藏象之图》分析李东垣升降理论.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34(11):5055-5057
- [9] 清·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 [10] 明·黄绾.明道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63-64
- [11] 清·石寿棠.医原.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168
- [12] 清·黄元御.长沙药解.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103

(收稿日期:2020年11月28日)